

# “你这石质的”：大学建筑杂谈

刘皓明

建筑的纪念碑性其实来自两个因素，第一是建筑所用材料，第二才是建筑风格。如果我们要让一座建筑具有纪念碑性，无论从综合意义上的持久性还是从视觉效果上说，石对于土的优越性都非常明显。

罗斯金说建筑有三个标准——实用性、审美效果和传达旨意，但大学建筑在建筑学和建筑史上更有其独特要求、独特地位和独特风格，它与一般民用与商用建筑有明显的不同，它具有一种更常见于世俗的或宗教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的特点——用今天时髦的名词说，就是具有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

近一二十年来国内很多原本位于城市中心的大学纷纷在城市远郊开辟新校园，我有幸访问过其中数所，因而有了贴近观察其中新建筑的机会。坦率地讲，对于这些新建筑，我的失望远多于喜悦。可以公正地说，并不是设计师和决策者完全不懂这样的建筑要具备纪念碑性这一道理，而是他们对纪念碑性的理解仍是狭隘、片面，甚至错误的。非特是大学建筑有这样的问題，这几十年里人们对有纪念碑性质的建筑的理解都有同样的缺陷，就是错以为单靠体积就足以获得纪念碑性。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建筑的纪念碑性其实来自两个因素，第一是建筑所用材料，第二才是建筑风格。然而人们往往以为狭义上的建筑风格本身便是决定建筑纪念碑性的唯一因素，很少有人对建筑材料在其中的根本性作用有充分

和正确的意识。细究起来，这种认识的缺失要从我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谈起。

人们常常说，中国传统建筑是木结构的，然而这并不准确，因为木只是结构的一部分；也有人说中国传统建筑是土木结构的。所谓土既包括夯土土坯，更包括泥土制成的砖瓦，到了今天，则当然也包括水泥和混凝土。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则揭示，以土筑屋筑台是东亚这片土地上自新石器以来人们从事建筑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方式；相比之下，木在民用建筑里虽然所占比例很大，总体来看却显得像是补充而非主体，在非民用建筑里——比如堡垒城墙——所占比例就更少了。而且由于适用于大建筑的粗大原木越来越少，土越到近代就越成为建筑的主体材料。只要想一想，就连建造在崇山峻岭之间的长城也是用土制的砖垒成的，就可以明白即使是在具有纪念碑性的、以坚固为第一要求的建筑中，土也是唯一的建筑材料。到了当代，因为合成材料的广泛运用，木从中国的建筑中消失殆尽，土更成为钢材玻璃之外唯一的建材。所以如果说我们的文明“土”到了基因里，并非

是哗众之词，而是历史的和现实的事实陈述。

诗人里尔克在其咏 11、12 世纪建成于法兰西沙尔德（Chartres）的著名罗曼式教堂的诗中曾说：“你这石质的”（du, Steinerner），实际上点明了建筑物的纪念碑性与岩石质料的关系。那么土跟岩石有何区别、是否可以分出优劣呢？

从材质角度看，岩石的强度、耐风化性、持久性、颜色花纹的丰富性、质地的厚重以及整体上的视觉质感大都远优于用于普通建筑的各种形态的土，无论是夯土、砖瓦等陶化土、还是普通的混凝土。普通纯砖结构的建筑往往几十年下来就因风吹日晒、水的浸泡而显破败；水泥虽然更久，但是水泥部件大都毫无审美效果可言，无论是整体如此还是用作墙壁或支柱，都尽显粗劣和廉价；陶瓦陶片无论有无彩釉，其质地都更适于室内而非建筑物的外表。在西方，水泥建筑在 1950—1970 年代的确曾经风靡一时，然而却有着粗劣派（Brutalism）的恶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耶鲁大学建筑系由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设计、建于 1963 年的楼便是此派代表作之一。走近这座楼，人们会感觉它更像是一个多层停车场而非高等学府，矗立在周

边以及校园整体的哥特式建筑群中尤其扎眼。与此同时在其南部的纽约城，在拆毁了美轮美奂的美术派（Beaux-arts）花岗岩建成的宾夕法尼亚总站（Penn Station）的废墟上建成的混凝土新宾州总站也是同一流派和思潮的产物。在今天人们看来，这两座现代派的建筑实在记录着审美和实用价值的双重失败和耻辱，就像同时流行的化纤服装、喇叭裤、爆炸头等时尚一样，见证着那个时代观念的偏差和审美趣味的异变。后来有一位耶鲁建筑学家批评宾州总站时说：“从前 [在美术派风格的建筑里] 人们进站就像神明入场，今天人们则在混凝土的迷宫里老鼠一般奔窜。”而在国内，最能展示混凝土与建筑的纪念碑性不相容的例子，当数城市和大学里常见的混凝土雕塑，这些雕塑本意自然是美化城市和校园，而且也往往有纪念的目的，然而由于所用材料质地完全不适合作此用，在效果上实是颇为污染眼球。

此外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取土制砖乃至造水泥还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一些铁道两边常常可见当地居民历年历代取土烧砖或制造劣质水泥留下的巨坑和废址，它们毁灭和污染了珍贵的地表土壤，遗留下

大片的废地。至于盛行于国内的建筑物外壁贴瓷砖的风尚，三十年前，我曾经亲眼目睹了意欲具有纪念碑性的中国第一座全部瓷砖贴面建筑的落成。这种被讥讽为卫生间外翻的外墙瓷砖贴面建筑据说发源于日本，90 年代初以后便成为中国包括大学在内的大型公共建筑的时尚。我猜想，这种时尚或与我们对传统建筑中的琉璃瓦的情结有关。在瓷砖瓷片烧制的工艺水平之外，更因为这种材料的质地本身，使得这样的建筑往往给人以廉价和低俗的感觉，而且建筑规模越是庞大越是如此。

如果我们要让一座建筑具有纪念碑性，无论从综合意义上的持久性还是从视觉效果上说，石对于土的优越性都非常明显。纪念碑性产生于综合的持久性与审美效果的融合，而只有岩石才二者兼备。以这样的认识来考察当今国内大学的新建筑，我们会看到，它们几乎全都是混凝土结构，外表则大多是瓷砖瓷瓦的。而钢筋水泥土建筑今天在中国的盛行，还有部分原因是来自德国包豪斯（Bauhaus）、瑞士裔法国

（下转 13 版）➔



耶鲁大学鲁道夫楼，摄于 1963 年，建成时一度因其混凝土构造大受批评



纽约城南部的宾夕法尼亚总站，摄于 1942 年，1963 年起被逐渐拆毁，原址建成混凝土建筑